

论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的城镇协调发展*

赵万民, 赵 炜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从三个不同层面揭示了三峡工程建设与乌江流域发展的相互关系。论述了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策略重点,即:以推进乌江流域梯级开发为龙头,加速乌江流域城镇化进程;建构合理的乌江流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实现城镇发展的区域协调。文章对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形态协调关系作出了具体设想,并以此文为契机,建议广泛开展流域城镇化与城镇体系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乌江流域;三峡库区;城镇化;城镇体系;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TU9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329(2005)02-0005-05

Harmonious Town Development in Wujiang River Basin and Three Gorges Area

ZHAO Wan-min, ZHAO Wei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struction of Three Gorges Project and development of Wujiang River Basin are illust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ious township development in Wujiang River Basin and Three Gorges Area is discussed and the strategies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Firstly, to promote the hydro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of the stream and accelerate the urbanization of Wujiang River Basin; next, establish rational urban system structure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ithin Three Gorges Area. Detailed proposition is given in this paper to establish the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Wujiang River Basin and Three Gorges Area and further suggestion is put forward to perform research 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these areas.

Keywords: Wujiang River Basin; Three Gorges Area; urbanization; urban system; harmonious town development

乌江,古称延江、黔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乌江全长1 037 km,贵州境内874.2 km,重庆境内162.8 km,乌江流域总面积87 921 km²,主要分布在贵州和重庆两地(图1)。

乌江流域的一些城镇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乌江干支流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主要的大型或特大型矿区都分布在乌江两岸30 km以内。这些地区与大型电源点靠近,形成了水电与火电,高能耗工业与能源组合匹配的资源分布格局。该格局有助于依托能矿资源优势,推进流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但不利的是,乌江流域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城镇化发展的起点很低,加上在近几十年的建设当中,喀斯特原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态恢复困难,造成目前区域发展环境承载力小的现实。另外,城镇建设用地局促,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这些因素很大程度地制约了乌江流域的城镇化进程。

乌江流域发展与三峡库区发展紧密相关,二者经济区位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乌江流域必须与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要求。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布局来看,三峡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之

* 收稿日期:2004-12-20

作者简介:赵万民(1955-),男,四川阆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山居人居环境研究。

一,是希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沿海引向内陆,沿长江轴发展三峡库区经济。并以此为核心,向纵深地域推进城镇化的辐射和影响,逐步改变整个地区贫穷落后面貌。反过来看,包括乌江流域在内的与三峡库区紧密联系的区域,必须重视三峡工程建设带来的各种影响,并借三峡库区大投资、大建设的发展机遇为跳板,经济起飞,生态恢复,最终达到改善区域发展水平,获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具体分析论证如下:

1 乌江流域发展与三峡库区发展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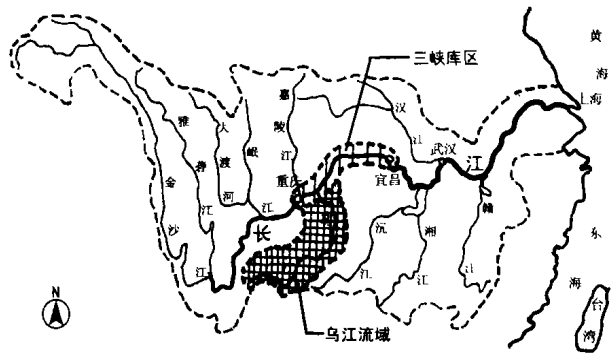


图1 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在长江流域中的位置

1.1 三峡工程建设对乌江流域的直接淹没影响

三峡工程直接淹没区涉及乌江流域的涪陵区、武隆县,主要淹没部分集中在涪陵。与三峡库区淹没的共性问题相同,乌江流域所受的直接淹没,也存在土地资源淹损、城乡移民迁建、基础设施重建、山地灾害加剧、库区生态维护等问题。城镇迁建与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1)乌江流域与库尾相接,移民搬迁任务比一般的库区城镇紧迫。135 m 蓄水位回水位与 156 m 回水位在涪陵区重合。2003 年坝前蓄水位 135 m 时,涪陵区既要完成 135 m 水位以下的移民迁建任务,还需完成 156 m 水位以下的移民迁建任务,占移民任务总量的 82.88%。(2)城镇与工矿企业迁建任务突出。涪陵二区城镇淹没人口占淹没总人口的 66%,重点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大部分被淹,在移民重点县市中,城镇移民占移民总数的比例和工矿企业淹没数量均仅次于万州三区。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乌江流域直接淹没区的移民迁建须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其中,城镇与工矿企业的迁建成为该区移民迁建的重点,这为移民新区开发的高速、大规模建设定下基调。

1.2 三峡库区发展与乌江流域发展的相互关联

乌江流域发展与三峡库区发展的相互关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与乌江流域现重庆市辖区内的彭水县、酉阳县、黔江区、秀山县等区县与三峡库区的相互关联;二是三峡库区与包括乌江中上游贵州部分在内的整个乌江流域的相互关联。

属于前一个层次的区县距离三峡库区较近,隶属于重庆辖区,与库区的联系更为直接。三峡工程建设的大量综合投入,水陆交通、通讯设施的大发展使得库区城镇与重庆都市发达经济圈之间、库区城镇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有大幅增强,同样,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方面来看,位于渝东南的乌江流域区县与整个三峡库区的联系也更为密切。重庆市政府对重庆的经济区划分将涉及三峡库区和与之具有很强相似性的武陵山区和大巴山区部分地区共同划入“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乌江流域位于渝东南的几个区县均被涵盖在内,说明这些区县的天然及经济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将来的劳动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地位,都与三峡库区息息相关。

属于第二个层次的关联容易受到忽略。这与整个乌江流域广大的贵州部分与三峡库区分属不同的省级行政区有关,但若就此忽略二者的关系,是短视的行为。重点分析如下。

二者之间的关联首先基于长江干流和支流之间的生态环境相关性。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支流的洪水若与干流洪水相叠加会陡然增加洪水控制的难度,这是环境相关的一方面;另外,支流流域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造成的影响,将使三峡成库后的水质问题、泥沙淤积问题变得更为敏感。“长防”、“长治”等生态保护工程的大量投入,已经为乌江流域,尤其是上游毕节、六盘水等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付出代价,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逐渐推进,整个乌江流域城镇的发展还将受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更严厉制约。

流域生态的关联毕竟局限在分水岭之内,从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来看,乌江流域发展与三峡库区发展的相关也是很深刻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根据国土开发整治的阶段目标和国力的可能,按照开发条件较好、资源丰富、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

选择了19个地区作为近期我国国土综合开发的重点地区,沿长江部署有5个:(1)长江三角洲地区;(2)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沿岸地区;(3)重庆至宜昌长江沿岸地区;(4)攀西——六盘水开发区;(5)乌江干流沿岸地区。从该部署可以看出,乌江流域(乌江干流沿岸地区)是唯一沿长江纵深方向发展的国家规划开发重点地区,笔者认为,之所以进行这样地开发布局,除了与乌江流域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可待开发之外,还与它作为联系攀西——六盘水开发区和重庆至宜昌长江沿岸地区两个国土开发重点地区的通道,担负承东启西的区位重任有关。由此,三峡工程推进了重庆至宜昌长江沿岸地区重点开发区的建设,乌江流域的发展也必然将得到巨大带动。

2 对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协调发展的构想

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协调发展的命题中隐含的前提是“乌江流域的发展”,这涉及到乌江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开发的矛盾,关于这一点,肯定的意见居多,并已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即通常所说的“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推动乌江流域的区域发展,并实现与三峡库区发展的协调,以下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2.1 推进乌江流域梯级开发,加速乌江流域城镇化进程

根据对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的相互关系分析,应将乌江流域的梯级开发(首先是干流的开发)作为带动发展的龙头。乌江流域的梯级开发对三峡工程建设是有利的,这首先保证了两个区域便于协调发展。众所周知,三峡工程建设的首要目标是“防洪”,但其总库容与坝址处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相比,相对较小。因此,三峡水库虽然属于当今世界高坝大库之列,但其防洪作用却非通过“蓄洪”,而主要是通过“削峰滞蓄”的“滞洪”方式得到发挥。乌江流域梯级开发的主要目的虽不是为了防洪,但乌江洪水却是长江上游洪水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必要时,乌江流域的梯级水库可以为长江防洪预留一定库容,辅助三峡水库进行防洪,这些水库为长江防洪削减洪峰时,对于乌江防洪本身也有明显效益。

乌江流域的梯级开发十分适应我国的能源利用状况,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梯级开发将以大投入带来发电、供水、灌溉、航运、防洪等综合效益,带动与之相关的工矿、农业建设、加速流域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为区域综合发展提供重要契机。尤其是伴随三峡库区二期移民投资和渝东南地区渝怀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投资高峰过去,三期库区投资增长率迅速下降,已经直接影响到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三峡库区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当前乌江流域在西部大开发中承东启西的重要区位优势作用,可以在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和三峡库区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接力当中得到体现。

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对以乌江流域梯级开发为龙头的流域综合发展的适应性反应。乌江流域的梯级开发方兴未艾,而这一区域已经由此连续数年保持了每年大于10%的GDP高速增长。除了当前的能源矿产等资源性产品无需发愁市场问题,与乌江流域综合发展大幅提升供给能力相对应,其他工、农产品的市场消化能力将影响发展的积累和继续。很明显,首当其冲的市场建设在乌江流域的城镇,换句话说,乌江流域的城镇需要成为乌江流域市场消费最重要的节点。乌江流域市场需求的培育情况,与乌江流域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息息相关,因此,乌江流域引导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是对乌江流域的综合发展做出的及时的、适应性的反应。在上述被动反应之外,加速城镇化进程反过来又可主动促进乌江流域的综合发展。因为以具有高质量内涵的城镇为载体,可以促使综合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旅游、房地产、通讯、绿色农产品等新兴产业,如果没有城镇为其提供必备的硬件配套设施,其产业形成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大受影响。随着城镇建设的扩展,必然相应地推进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城市生活质量,这又进一步为加速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新的产业支撑,并有效改善产业结构。上个世纪“三线建设”时期工业脱离城镇建设,缺乏城镇建设和扩展,没有为工业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撑,造成的教训足以说明问题。

如前所述,以推进乌江流域梯级开发为龙头,加速城镇化进程将成为实现乌江流域区域发展的必要途径。乌江流域得到良好的发展,则可在西部大开发的区域战略中接过三峡库区的接力棒,实现和三峡库区的协调发展。

2.2 建构合理的乌江流域城镇体系结构,实现城镇发展的区域协调

笔者在对三峡库区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中,曾提出三峡库区以库区黄金水道为主干的“鱼骨状”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构想,2010年左右是库区城镇化发展的起始阶段和加速阶段的分界点,到了2050年,三峡库区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完成(图2、图3)。

抛开影响乌江流域城镇体系布局的其他因素,仅就与三峡库区城镇化发展的上述构想相协调而言,在乌江流域城镇体系建设的空间结构布局中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重点:(1)乌江流域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应与三峡库区最西部的合川——重庆——綦江城镇化发展轴线及渝西经济走廊接轨,连接桐梓——遵义——贵阳一线,形成乌江流域城镇化发展的纵向主轴,依托这条贯穿四川、重庆、贵州三省的西部出海通道推进城镇化进程;(2)要注意与三峡库区介于涪陵、南川、武隆三地之间,向乌江流域方向延伸的生态带相协调,这一生态地带将成为乌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培育区,是保护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境屏障。

根据这样的协调思路,结合乌江流域的整体情况,乌江流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应以流域内几条主要的铁路、公路交通线路为主干,这些交通要脉串联了乌江流域内重要的能矿资源,城镇发展须以此为依托。与长江干流作为三峡库区城镇化带的主轴不同,乌江干流的航运能力局限与两岸河谷深切的用地条件局限,使得干流两侧应作为主要的生态带来考虑。乌江干流生态带向两岸众多支流生态带延伸形成网络,可以缓解流域梯级开发可能带来的负面生态效应(图4、图5)。

更具体地,乌江中游的贵阳、遵义和上游六盘水三大城镇群的土地及能矿资源条件较好,它们之间的发展轴带是区域开发的重点地带,可以致力于工业化、信息化发展以形成密集的城镇群、城镇带,从而体现出“点轴发展”理论引导下的空间结构特征。涪陵地处乌江和长江交汇之处,同属于乌江流域和三峡库区,目前虽是重庆城镇群中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实际影响力较弱。随着乌江梯级开发,航运发展,涪陵区作为乌江和长江联系的重要节点,应形成对乌江流域更有效的辐射作用。

乌江上游毕节、纳雍等黔西北地区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重点治理地区,正安、思南等黔东北地区喀斯特地貌十分破碎,这两个地区的城镇开发要在水土保持、耕地保护、生态农业建设以及带动农产品流通的策略下进行发展,与之相悖的城镇发展项目必须严格管制。该定位来源于这些地区必须作为整个乌江流域自身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基地的要求。在这样的空间开发策略影响下,这些地区的城镇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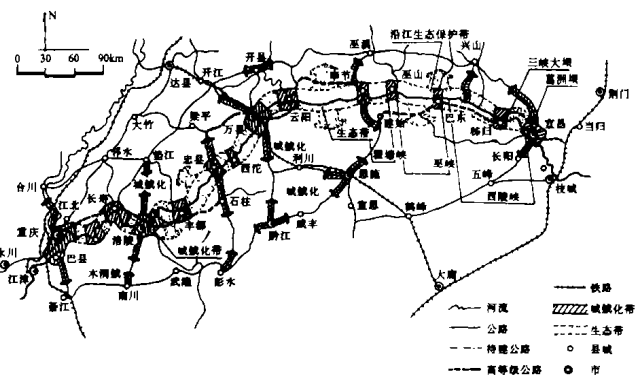


图2 三峡库区2010年城镇化发展构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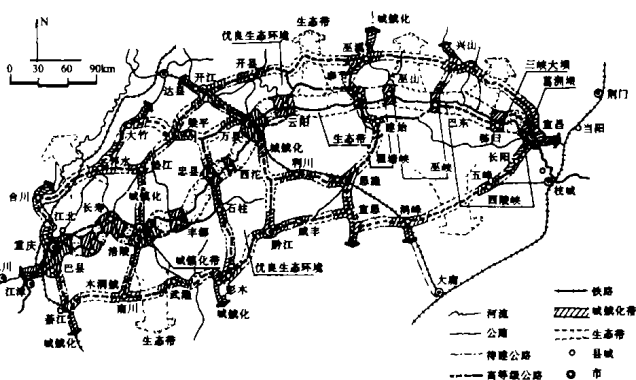


图3 三峡库区2050年城镇化发展构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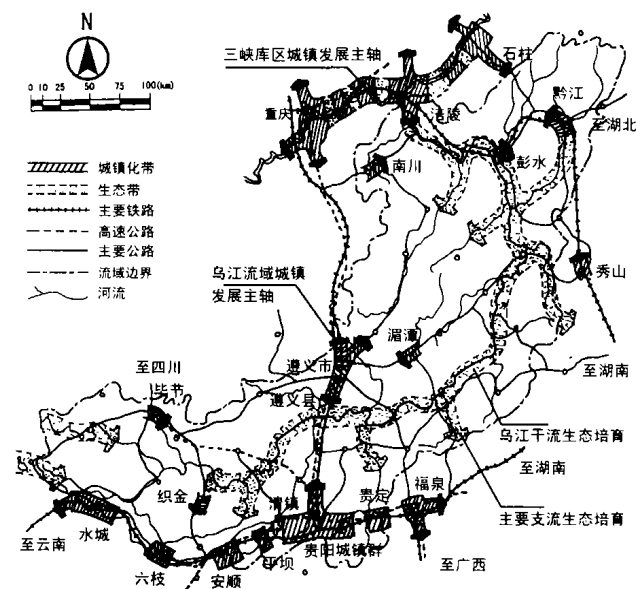


图4 2010年乌江流域城镇化发展构想图

长期以一种比较分散的城镇空间模式存在。与三峡库区紧接的乌江下游秀山、酉阳、黔江、彭水、武隆等渝东南城镇,受白马山、武陵山系、大娄山脉的阻隔,被局限在一条狭长的乌江槽谷地带,仅秀山用地条件较好。由于其所处的区域也是重庆市域以及三峡库区重要的生态屏障,虽伴随渝怀铁路等交通轴线的开发,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但这些地区的城镇并不能都要求“做大做强”,应以黔江、秀山为重点发展城镇。类似武隆县城中的不顾自然条件和人居环境的恶劣开发行为与城镇空间增长模式应被制止。总的来看,这一地区的城镇只能构成松散的、以广大区际生态绿化间隔的串珠状城镇群体形态。

3 结论与建议

前文分析了乌江流域发展与三峡库区建设的相互关联,论证了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明了乌江流域城镇化发展的相应对策,并对其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形态提出了具体设想。综上所述,协调考虑乌江流域与三峡库区城镇的发展,无论对当前处于全国范围内较低发展水平的乌江流域地区,或是百万移民、百万扶贫、生态环境三大难题交织困扰的三峡库区而言,都将有长远的获益。这实际上是对长江上游地区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流域发展、城镇化进程与城镇体系建构的思考。

从文中可以看出,大河流域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及其中各小流域生态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对大河流域城镇体系结构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关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对三峡库区的区域城镇发展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通常情况下,由于从省级到县级的各级行政区划的割裂,以及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使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到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各级城镇体系规划一定程度地忽略了流域的经济与生态内在关联,忽略了将流域的众多城镇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跨行政区划研究的重要性。这在目前的贵州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重庆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有篇幅关注区域协调方面的问题,但依然缺乏对流域关联的深入考虑。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大河流域城镇化与城镇体系研究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与开展。特别是对与流域相关的城镇体系研究(如流域城镇体系规划及其研究)既未被现行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由政府建设部门主导编制的城镇体系规划纳入其编制内容,也未被现有的水利规划编制体系中由政府水利部门主导编制的流域规划纳入其编制内容,这说明此类研究尚未得到合理定位,这种状况对于广泛展开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十分不利。文章结合对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对流域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希望能够对倡导展开流域城镇化与城镇体系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彭善群. 略论乌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M]. 开发大西南.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 [2] 赵万民. 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 [3] 李文华,金陵,徐勇,等. 流域开发与管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与中国乌江流域对比研究[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 [4] 吴良镛. 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 [5]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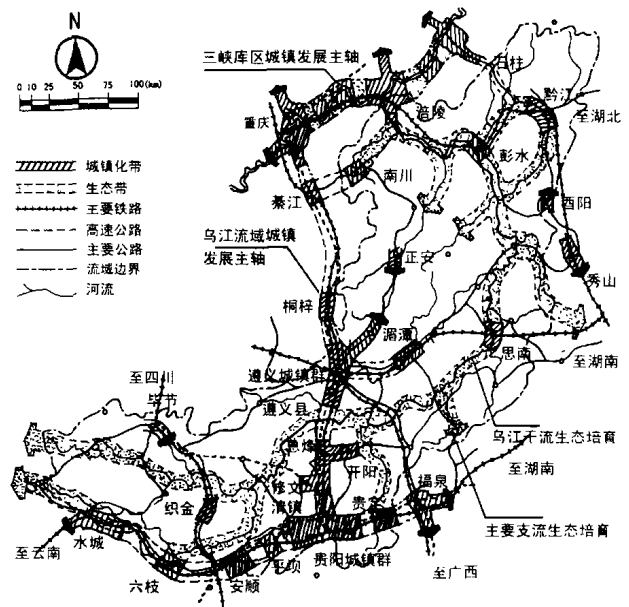


图5 2020年乌江流域城镇化发展构想图